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十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四十四

史部

南史卷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

宋宗室及諸王下

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孝明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劼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路
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穆王鐔高修儀生廬陵

昭王紹殷修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
陳修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修容生武
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
生山陽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
哀王休業顏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
王夷父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
若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故

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卽位後
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阼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
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
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為召刀後患焉改刀為力年六歲
拜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為更築宮制度
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妃十三
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
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

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侵劭與
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至瓜步上登石頭城有憂
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
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上時務
本業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為
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
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

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僂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刻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與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

言語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為妾不啓
上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
人奚承祖讓劭曰汝間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
嫁何處劭答南第昔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視形容粗健
便兼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
劭懼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濬
答書曰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
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

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
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可
急宜撻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
彼人若為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劄濬
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為名號謂上為彼人或以為其
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
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
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劄殺之劄密

使人害天興既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咒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張昨家上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傳空言不意親覩劭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端門滅翼

軫二十九年焚惑逆行守氏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時道士范材修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既殯江夏王疑其仙也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于背上聞而惡焉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劬兵東宮實甲萬人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人張旼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使人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惋駭須檢覆廢

劬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為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濬濬報劬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兕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並驚愕明旦劬

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劬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上以几自鄣超之行弑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劬進至合殿中閣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瑕瑕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未

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闥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
伏主卜天與攻劬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
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答曰心邪劬曰邪佞之心故
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
衆屯中堂劬即偽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為書曰徐
湛之弑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剋
殄可大赦改元為太初素與道育所定也蕭斌曰舊踰
年改元劬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

年劬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王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上不從及劬弒逆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劬聞而怒毆殺之即位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斌為尚書僕射何尚之為司空大行大斂劬辭疾不敢出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

之常欲相危我已為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達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成服日劾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政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為太尉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瑾弟楷臨川王曄桂陽侯覬新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

旨謚文帝不敢盡美稱謚曰中宗景皇帝及聞南譙王
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
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四月立妻殷
為皇后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謂朝士曰卿等助
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
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於侍中省南譙王義
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孝武書言上親御六師
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上聖恩每厚法

師令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
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劬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
義恭何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
忽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劬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
蕭斌勸劬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
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為宜以近待之遠出則
京師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為患不如養銳待期劬善其
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

復可量劬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為之用厚撫王羅漢魯
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為
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劬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
勸劬保石頭城者劬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
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
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為皇太子及義軍至新
亭劬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劬重賞皆為之力戰
將剋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為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

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劬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劬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蘓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鐸為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為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劬獨袞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五月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放仗歸降是夜劬閉守六門於門

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內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
劬使詹叔晁燒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皇窘不
知所為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
伏誅四日劬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閭闔門外並走還
入殿程天祚與薛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臧
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
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劬穿西垣入武庫井
中副隊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鐸於西

明門出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
郎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
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
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
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

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鵬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
嘉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
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內政濬人才既美母

又至愛文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
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
幸恚恨致崩故劭深病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
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為上所讓憂懼乃與
劭共為巫蠱後出鎮京口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
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
等咸謂濬太子次第不應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
親故以濬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都督

領護南蠻校尉濬入朝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
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
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
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明年荊州事方行二
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
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唯謝罪潘淑妃
抱濬泣曰汝始咒詛事發猶冀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
道育今日用活何為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

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劬入弑
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
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濬
未得劬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
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濬
不聽俄而劬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即戎服乘
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
從逆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劬勸殺苟

赤松等劾謂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劾將敗勸劾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及劾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劾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劾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劾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因辯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為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劾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鞶顧望太尉江夏

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
罪頓殺十二晃劬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
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劬厲聲曰汝輩復何煩
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于牙下
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如此劬濬及其子並梟首大
航暴尸於市劬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
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
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也濬妻

褚氏丹陽尹湛之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劬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殿故基止於御床之所為亂兵所殺剖腹剗心鬻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劬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于江毀劬東宮所住齋汙瀦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為長寧國夫人置守家偽司隸

校尉殷沖丹陽尹尹弘並賜死沖為劬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為劬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為亞迹陸機二十二年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事外略罷南豫州併壽陽以鑠為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二十六年魏太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內負戶以

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
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竒以應之魏人以蝦蟆
車填塹肉薄攻城死者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憲銳氣
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相拒
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
之魏人燒攻具而退元凶弑立以鑠為侍中錄尚書事
幼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諱厭咒祈請假授位號
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孝武濬即伏法

上迎鑠入宮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
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闋讓侍中鑠既歸義最晚常
懷憂懼每於眠中蹶起坐與人語亦多謬僻語家人云
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為人負才狡競每與兄弟計度藝
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尋薨贈司徒加以楚穆之
諡三子敬猷敬深敬先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繼廬陵
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命左右於前逼
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

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一百其夕
廢帝亦殞明帝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改封孝武
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為南平王繼鑠後未
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為南平
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
陽恭王疑第二子伯玉為南平王繼鑠後昇明三年被
誅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

封廣陵王二十六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
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侵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
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雜
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蕃並出師皆奔敗唯誕
遣中兵參軍柳元景剋弘農關陝元凶立以揚州浙江
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為刺史孝武
入討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
舉兵與彬之并遇劬將華欽庾遵於曲阿之奔牛塘大

敗之事平以誕為荊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
將軍加班劍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侍
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
恭和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略明年義宣反有荊江兗豫
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
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帝
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誕

初討元凶豫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材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出為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魏侵邊修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饒為誕府史恒使入山圖

畫道路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饒吳郡人劉成又訴稱息道龍伏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向伴侶言之誕知密捕殺道龍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與左右莊慶傳元禮等潛圖姦逆常䟽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咒詛詠之與建康右尉黃達往來誕疑其宣漏誣以罪被殺其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誕罪惡宜絕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謀

誕以義興太守桓閬為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以之鎮為名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錄事參軍王璵之曰我何罪於天以至此斬蔣成勒兵自衛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閬即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申於國無負并言帝宮闈之醜孝武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

暮親並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嚴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並不欲去請誕乃還城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屍流血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誕乃開焉彭城卽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為間構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

陵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剋外城舉一烽剋內城舉二烽禽誕舉三烽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剋其外城乘勝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走趣後園墜水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慶之執諫自五尺以下全之於是同黨悉伏誅城內女口為軍賞男丁殺為京觀死者尚數千人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聲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國淑妃初誕為

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
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
嘗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駭愕誕左右侍直
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耗既覺已失髻矣如此
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
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
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
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強得至今大禍將至何

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不過六
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
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
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內八年前
廢帝即位義陽王昶為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
表請改葬誕詔葬誕及妻子並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
年又改葬祭以少牢王璵之琅邪人有才局其五子悉
在建業璵之嘗乘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許以富

貴璵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五子號咷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元凶弑立孝武入討劾錄宏殿內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

右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
使迎太后還加中軍將軍中書監為人謙儉周慎禮賢
接士明達政事上甚信伏之轉尚書令宏少多病求解
尚書令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薨追贈司徒上痛悼
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為墓誌銘并誄五年益諸弟國
各千戶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嗣景素少有
父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桂陽王休範為逆景素雖
募集兵眾以赴朝廷為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

北將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由是朝野屬意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明帝舊隸貪幼主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閣將軍王季符恨景素因奔告之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高帝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
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為自防之計多以金
帛結材力之士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孫或殺或廢無
復在朝者且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
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
追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
于林木之下飢則咏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
於心一何樂哉時廢帝單馬獨出游走郊野輔國將軍

曹欣之等謀候廢帝出行因聚衆作難事剋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欲忽忽舉動運長密遣僞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為異計景素知即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月羽林監桓祗祖奔景素言臺城已潰景素信之即舉兵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即篡嚴景素本乏威略不知所為竟為臺軍破斬之即葬京口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違侍養太妃有不安景素傍行蓬髮與人言咄咄常恐傷其情又甚儉素為荊州時州有高齋刻楹

栢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寓與故記室王螭等上書訟其冤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璡又上書述其德美陳寃並不見省至齊武帝即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舊塋

廬陵王禧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

一封東海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阼進太尉封廬陵王初廢帝目禕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焉文帝諸子禕尤凡劣諸兄弟並蚩鄙之南平王鑠薨子敬深婚禕視之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婚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至是明帝興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為諸王之長時禕住西故謂之西方公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酬和欣慰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

暴其罪惡黜為南豫州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明年又令有司奏褱怨懟
逼令自殺葬宣城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
歲封義陽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廢帝即位為徐州刺史加都督昶輕詆褊急不能事
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昶當有異志廢帝既
誅羣公彌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戒嚴

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籤蘧法
生銜使帝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知
求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啓法生懼走還彭
城帝因此北討法生至昶即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
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棄母妻唯攜妾一人作丈
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為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
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
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遙拜其母昶家還都二妾各

生一子明帝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
帝以金千兩贖昶于魏不獲乃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
繼昶封為晉熙王明帝既以燮繼昶乃詔曰晉熙國太
妃謝氏沉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尚相棄蔑況以
義合免苦為難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改謝氏為
射氏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為郢州刺史明年復昶所
生謝氏為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安陰縣公謀反
賜死

武昌王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刀斫之元凶弑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孝建元年為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號年為元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孝武上使有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絕屬籍使

付始安郡逼令自殺即葬襄陽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明帝即位追封義昌縣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為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累遷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寵盛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為豬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

右東海王禧凡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
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
掘地為阬窋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置前
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
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誚悅之故得
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
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
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冀其生男

欲立為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即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弒於華林園休仁即日便執臣禮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殯斂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明帝以休仁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給三望車

時劉道隆為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
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
班劍為三十人出據獸檻進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
諸軍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與蘓侯神結為兄
弟以祈福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蘓兄神力
休仁年與明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
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
當矢石大勲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湊上甚

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見許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劔履升殿受漆輪固辭劔履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為身後計運長等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執權彌贊成上使害諸王及上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皆徃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懼上與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休

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遵覆車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冤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上疾久慮人情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宥其二子并全封爵有司奏請降休仁為庶人絕屬籍兒息悉徙遠郡詔休仁特降為始安縣王并停子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及帝疾甚見休仁為祟叫曰司徒小寬我尋崩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鬪有醫術姿貌

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陽王明帝即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王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

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
命徵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莅人
留之都下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狼戾前後忤上非一
在荊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
怒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
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
射之令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
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既還前

驅清道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上遣壽寂之等諸壯
士追之日已欲闔與休祐相及蹴令墜馬休祐素勇壯
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引陰因頓
地即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聞驚曰
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上藥相係至頃之休
祐左右人至久已絕矣輿以還第贈司空時巴陵王休
若在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
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踡文秀墮地驃騎失控

馬重驚觸松樹墜地落斃中時頓悶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為庶人十三子並徙晉平明帝尋病見休祐為崇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廢帝元徽元年聽諸子還都順帝昇明三年稱謀反並賜死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二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時司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因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

主帥常加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欲以啓聞休茂曰今為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衛縱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馬庾深之集兵建牙馳檄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閉門拒之城陷斬暢之其日參軍尹玄度起兵攻休茂禽之斬首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姓為留不許即葬襄陽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

鄱陽王三年薨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後廢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
篤封東平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
為東平王紹休倩泰始三年還本遂絕六年以第五皇
子智井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為臨
慶王休倩為文帝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
帝泰始五年追加封諡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遣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劔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澀無才不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

而常憂懼及明帝晏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
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修器械行
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於是至者如歸朝廷知
之密相防禦母荀太妃薨即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時
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
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長史
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實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撥留
自太子浹去不過尋陽休範怒欲舉兵乃上表修城堞

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發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齊高帝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廷兵力甚弱及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屯騎校尉黃回乃偽徃降并宣齊高帝意休範大悅置之左右休範壯士李恒鍾爽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不欺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二子德宣德嗣付與齊高帝為質至即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苟晃直前斬

休範首持還左右並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
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知王道
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勔勔自石頭
來赴戰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道隆為亂兵所
殺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高帝遣隊主陳
靈寶齋首還臺逢賊埋首道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
而無以為據衆愈疑惑墨蠡徑至杜母宅宮省惟擾無
復固志撫軍長史褚澄以東府納賊賊擁安成王據東

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賊勢方逼衆莫能振尋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氣殊壯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休範首至又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母宅破墨蠡等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等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明帝即位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二年遷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沉以

諂側事休若多受財賂時內外戒嚴並袴褶況居母喪
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況居
喪沉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沉褻黷降號鎮
西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啓明帝殺之慮不許
啓未報於獄行刑信反令鎖送而寶期已死上怒勅之
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四年改行
湘州刺史六年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

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
嘗衆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哀鳴墜地死又聽事上
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嗒嗒有聲休若甚惡之會被徵為
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
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
據荆楚休若執錄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休若至京口
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
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授為江州刺史至卽

於第賜死贈侍中司空子冲始襲封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
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
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
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興皇
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
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
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

楊嬈孌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況與皇子子玄同生
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
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
興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
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
同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
始安王子真同生張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

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興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
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為明
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二年年六歲
封西陽王大明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
州以子尚為刺史加都督六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
守七年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
鄞縣多鰥田孝武使子尚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

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中從事文學
祭酒一人比州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
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
領尚書令初孝建中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後
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寵哀及長凶慝有廢帝
之風明帝既殞廢帝乃稱太皇太后令曰子尚頑凶楚
玉淫亂並於第賜盡楚玉廢帝姊山陰公主也廢帝改
封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未拜受

而廢敗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也眼患風不為孝武所愛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為江州刺史加都督八年改授雍州未拜而孝武崩還為江州時廢帝狂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謀因帝出為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遣左右朱景送藥賜子勛死景至盆口遣報長史鄧琬等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為名明帝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
勛為帝即偽位於尋陽年號義嘉備置百官四方響應
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及軍敗子勛見殺時年十一
即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
封尋陽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明帝
即位徵為撫軍領太常長史孔覲不受命舉兵應晉安
王子勛上虞令王晏殺覲送子房還建鄴上宥之貶為

松滋縣侯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為禍難勸上除之廢徙遠郡年十一

臨海王子頊字孝烈孝武第七子也初封歷陽王後改封臨海位荊州刺史明帝即位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受命應晉安王子勛事敗賜死年十一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封襄陽王尋改封新安五年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

上眊遇者莫不入于鸞府國為南徐州又割吳郡屬之
六年丁母憂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即位既誅羣臣
乃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後
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明帝即位改封始平王
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字孝蘇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嘉
王明帝即位以為湘州刺史帝尋從司徒建安王休仁
計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第十一子也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第十三子也並被明帝賜死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歲而薨追
加封諡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
帝改封安成王未拜賜死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
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為前廢帝所害明帝即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三子也早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賜死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誅孝武諸子詔以智隨奉孝武為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年薨國除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
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
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
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
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
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躋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
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

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
範誅後王室微弱友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君之
心順帝昇明二年徙南豫州刺史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陽王昇明二
年改封隨陽齊受禪封舞陰縣公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
縣公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荔浦

縣公尋並云謀反賜死

論云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弑逆之釁事起肌膚因心之童遂亡天性雖鳴鏑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為幸也明皇統運疑隙內構尋斧所加先自王戚晉刺以獷暴摧軀巴哀由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詳求其旨將遠有以乎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古人之畏亂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豐亂遂至宇內沸騰王室如燬而帝之諸嗣莫不殲焉強

不如弱義在於此明帝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
豈能庇其本乎

南史卷十四

南史卷十四考證

文帝十九男傳陳脩容生東海王禕。東海目錄及本傳俱作廬陵。

元凶劬傳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王僧綽。監本脫辭字今从宋書增入。

劬使詹叔晃燒輦及袞冕服。上文云密與腹心隊主陳叔晃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此作詹叔晃二者必有一訛。

竟陵王誕傳改封隨郡王。○隨監本作隋今改正

開南門者不利其主。○不利其主監本作其主王今从
宋書

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內。○屬一本作入

晉熙王昶傳在道慷慨為斷句。○斷監本誤繼今改正
先是改謝氏為射氏。○監本謝與射互誤今改正

明年復昶所生謝氏為晉熙國大妃。○謝監本訛射今
改正

晉平刺王休祐傳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
監本脫欲字今增入

孝武帝二十八男傳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華一本
作容

始平孝敬王子鸞傳凡為上貽遇者莫不入于鸞府。
于一本作子

永嘉王子仁傳字孝酥。酥監本誤酥今改正

武陵王贊傳。此三行共四十八字監本複見於邵陵

殤王友傳後查目錄及閣本俱無之不知何人所贅
增也今獨存此傳刪其複見者

南史卷十四

謹案第三頁前四行歌儻呪詛刊本呪訛兒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四行昌寓與故記室王螭等上書
訟其寃刊本螭訛擒據宋書改

第三十五頁後六行與皇子子深同生刊本衍一
子字今刪去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孔廣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四十五

史部

南史卷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傳

劉穆之

曾孫祥從子秀之

徐羨之

從孫湛之湛之孫孝嗣

孝嗣孫君蒨

傅亮族兄隆

檀道濟兄韶

韶孫珪

韶弟祗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

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船旣而至一山山峰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卽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詔詢穆之

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
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
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
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
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
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
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
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白

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蕃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謚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

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

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偉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護軍司馬加丹陽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

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
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
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
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
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為
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
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

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
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
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
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
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
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
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
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

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奏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勲執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没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

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贊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幙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

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
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
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
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
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
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
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憶之
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勲追封南康郡公諡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檐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檐柳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穀饌為其兄弟以餉

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
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
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榴榔一斛以進之元嘉
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
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
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草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
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
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

因數孫皓歌答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
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鰓魚嘗詣孟
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
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
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
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
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
不修削爵為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

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以泥洹
輦送葬為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
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
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
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
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為南徐州以瑀
為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

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邁以瑀與之款
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
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
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
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
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
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
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

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駕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

漢耳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後為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
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
與偃絕族叔秀之為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
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
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懼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
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敷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
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為正員郎司

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
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
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
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
整為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
多所貶忽王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
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

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

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軍

隨齡石敗沒秀之哀盛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
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為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
以為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
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
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
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
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

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
弑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
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
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
萬金所攜宿僚並都下貧子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
秀之為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為逆遣
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
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聽事上宴聽

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遙擲柱
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賒買
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
不用遷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
會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為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
若遇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
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
家口補兵從之後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

為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
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
三百疋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鄞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
上虞令羨之為桓修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
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
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
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公寢食不

安何可輕豫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
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為丹陽尹總知留任甲
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
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癰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
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
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
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
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

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
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相之望沉密寡言
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
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
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
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為長武帝不豫加班劔
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
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宮內月一

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
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
舍內屋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
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既
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及文帝卽
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
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
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

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
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
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瞻為黃
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
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
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
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羨之年少時嘗
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

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
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
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
隨從凡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
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
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鵠
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
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陽尹景平初

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
安泰潘盛為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
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
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
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
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
公主為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
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

待剋當即授荊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為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
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
之胤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
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
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以
為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會
稽公主身居長嫡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

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

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
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再遷太子詹事尋
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
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
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
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
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
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

飾湛之美兼何孟昂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棋
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
不拜遇葬復授前職二十三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
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款辭所連有司以
湛之關豫逆黨事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
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闕上疏請罪以為初通其
謀為誘引之辭曄等並見怨咎規相禍陷又昔義康南
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慙慙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

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為怨憤所至不足
為虞便以關啓懼成虛妄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
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
倖亦不宜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
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
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顧惟心無邪
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啓臣雖駕下情匪
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劒為易而覲然視息忍此餘

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灰滅貽耻方來
貪及視息少自披訴乞蒙隨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
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為南兖州刺史
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楼湛之更修整之南
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
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
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
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為丹陽尹

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軌子也湛之以為廟筭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

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劬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被愛而鑠妃即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劬入殺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

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為元凶弑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筭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韎為書侍御史蔡

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
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
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為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
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
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
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
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
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
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
儀典令詔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
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
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歛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
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
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
之武帝崩遺詔以為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為丹陽尹

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進爵為公給班劔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為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

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在率府晝卧
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
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讓不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
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
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
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祐誅內懷憂恐然未嘗
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懷惶惑見孝嗣入宮乃安然羣

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為應四五目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謂必無用于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

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剝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叡輩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

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
增班劔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
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謚頃子

緄子君倩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
善弦歌為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
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
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
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遊好莫得見之特襄陽魚

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
翫次於弘也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
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
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
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
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
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常造瑗

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
怙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
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亮博涉
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
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
告亮亮不答即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
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
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

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
篡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
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
門已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
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
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
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
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門外每

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
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
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
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
劔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
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
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
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

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
到彥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
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
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為左
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亮
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
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郭泓
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

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
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
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迪每深誠焉而不能從及見
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
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
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
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並早卒隆少

孤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為孟祖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鄞縣人黃初妻趙持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為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讐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

鋒挺鏑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碣稅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旣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沉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出為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右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

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
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
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
姊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
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
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
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

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長安平以為琅邪内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修
縣公位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
為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
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
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寢便
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即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
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

結附每搆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
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
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既
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
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
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
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
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俱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

道濟雖不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襍鬼還進位司空鎮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間十三年春將遣

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鷦鳥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

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
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
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
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
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
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
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

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韶字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

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為吏部尚書以珪為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饑彫能嚇人遽與肉餓驕不噬誰為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

南譙王妃尚書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僕於尚書
人地本懸至於婚宦皆不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
尚書何事為爾見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
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用為安成郡丞

祇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
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
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
聽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

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為曉乃奔散
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為領軍祇性矜豪樂在外放恣
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于廣陵謚曰威
侯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晉綱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
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
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為乎其配饗清廟
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且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

之斯亡亦為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
傳二公䟽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為期及至
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
宮有卒追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則
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
受其亂斯其效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
以至顛覆詔祇克傳胥嗣其木鴈之間乎

南史卷十五

南史卷十五考證

劉穆之傳力敵勢均終相吞咀。咀監本訛阻今改正
遷中軍護軍司馬。護軍一本作太尉

徐湛之傳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劉湛
下監本衍之字今刪

少自披訴乞蒙隨放。隨宋書作隳

緄子君倩傳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丁
監本訛于今改正

檀道濟傳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
謝晦下宋書有宿字

韶傳以桓玄功封邑邱縣侯。以字下應有平字邑應
从宋書作巴

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宋書縣字下有侯
字

南史卷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四十六

史部

南史卷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

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邈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

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
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
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黿池人李方
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
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
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諸子兵
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
廣固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

異焉因留宿旦謂諸將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即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
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
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
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為信不知見
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在軍前鎮惡
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
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

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
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
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
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
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
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
未信帝自来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
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

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為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

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黽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授方黽池令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旣而鎮惡等至潼關為偽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

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偽撫軍將軍姚讚代
紹守嶮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
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
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
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
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
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
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陷長安城

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別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

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
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
西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見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
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猛之相符
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者
深憚之田子峽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
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
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

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傳國至曾孫叡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晃沛郡沛人也世為將伯父憲及斌並為

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而死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翦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

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為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為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厚召為參軍係祖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部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為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為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

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
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
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
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
水取成都臧熹未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
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
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摸夾水為
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摸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

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於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論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剋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為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義真敗于青泥齡石亦舉

城奔走見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
為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為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
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
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軍所殺略
帝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為
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旄魏
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旄旣舉超石

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肉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旣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稍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剋蒲坂以超石為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
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修之仕桓玄為屯騎校尉隨
玄西奔玄欲奔漢川修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汭
洲修之力也宋武帝以為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既有
斬玄之謀又父伯並在蜀帝欲引為外助故頻加榮爵
及父瑾為譙縱所殺帝表修之為龍驤將軍配兵遣奔
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修之言狀帝乃令冠軍
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修之父伯及

中表喪柩口累並得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為衛軍司馬南郡太守修之雖為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修之固求行帝慮修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修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十萬王鎮惡死修之代為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為赫連勃勃所

禽及赫連昌滅入魏修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謙之
謙之為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修之嘗為羊羹
薦魏尚書尚書以為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為太官令
被寵遂為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後
朱修之俘于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者為
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
之日便當巾韞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
修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修之悲不得言直

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修之勸魏侵邊并教以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修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修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

孫惠素仕齊為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牀帳屏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為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

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祇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祕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石氏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儻有大志

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弘之素習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並歎稱善留為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戟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不為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謏益州刺史修之初為州主簿宋元嘉

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回修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見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為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修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

實義不相負修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
修之及同没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
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修之懷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
禮停一年會宋使至修之名位素顯傳詔見便拜彼國
敬傳詔呼為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
伐黃龍弘遣使求救修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
至東萊舫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
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為黃

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
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修
之舉兵雍土時饑修之偽與之同旣而遣使陳情於孝
武孝武嘉之以為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修之不
同更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修之命斷馬鞍山道
秀不得前乃退修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已執義宣修之
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賦
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

史賄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
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
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貴為刺史未曾
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麕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
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姊
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修之後拜左戶尚
書領軍將軍至建鄴牛奔墜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
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

侍卒諡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縣竺
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為新興鴈門
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隨慕容
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
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
州辟為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為荊州請為南
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

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謀
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
為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
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
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
軍蕭斌節度軍至碣磳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
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輦動天地玄謨之行也
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

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卽撒壞之空地為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之不

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礪礪江夏王義恭為征討都督以礪礪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為成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為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為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

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
實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
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為寧蠻校尉雍州
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
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
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
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
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

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玄謨
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
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啓明白之
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
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
見戲後為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
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
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

秀之儉嗔常呼為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
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
欲其瞻謝傾陪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
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獨
受老儉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為玄謨作
四時詩曰堇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食炮醬調秋菜白醅
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
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懼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

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
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
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
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
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
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
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
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

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笥袖鎧
頃之以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
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
子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為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
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為賊所執請西行遂襲
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
元年為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

為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
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
齊豫章王疑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疑高論齊武帝時
在大牀寢瞻謂疑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疑言次
忽問王景文兄指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
人兄邪武帝笑稱疑小名多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
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
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為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

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高
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
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
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
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使命
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
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
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

女復死玄謨時為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蕤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為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通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

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塗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為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

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
縣侯兄弟同時為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
部玄邈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
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聞
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為中護軍明帝使玄邈
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
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
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卽位

懷其忠正時為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
為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
至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為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沂隴遐荒區甸
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
非兵屈灞上戰血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
崛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
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

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
及金墉請吏元勲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
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崤渭陳師天嶮及靈威薄震
重關自闢故知英算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
直指前無彊陣為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修
之傳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
顛陷為不幸矣脩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難苟誠節在
焉所在為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

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忿然天方相魏人豈能
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
難乎變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
瞻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
邈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南史卷十六

南史卷十六考證

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五月下宋書
有五。日二字

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手中上宋書有
於字

朱齡石弟超石傳長孫嵩三萬騎肉薄攻營。肉監本
訛內今改正

大軍進尅蒲坂。坂監本誤坡今改正

傅弘之傳洪生梁州刺史歆。歆宋書及南本俱作韶。朱脩之傳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睹之未嘗入已。史宋書作吏。

王玄載弟玄邈傳乃北通魏遣書結玄邈。通監本訛勸今从南本。

南史卷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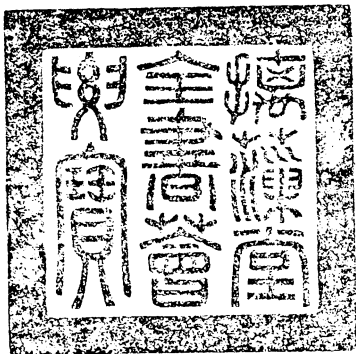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五第三頁後六行以諸葛長人監留府

按宋書長人即長民南史避諱易人字今仍舊
第三十頁前二行進位司空鎮尋陽刊本尋訛壽
據宋書及通鑑改

卷十六第十五頁後四行聞因敗而成刊本成訛
城據宋書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封鄂縣子刊本封訛對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膳錄監生臣孔廣材